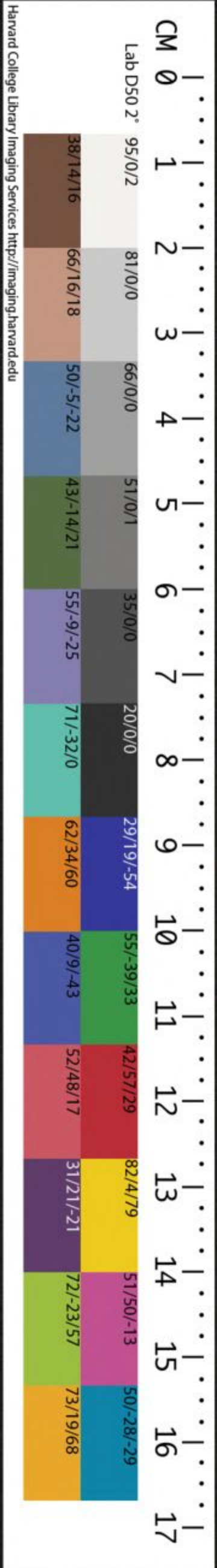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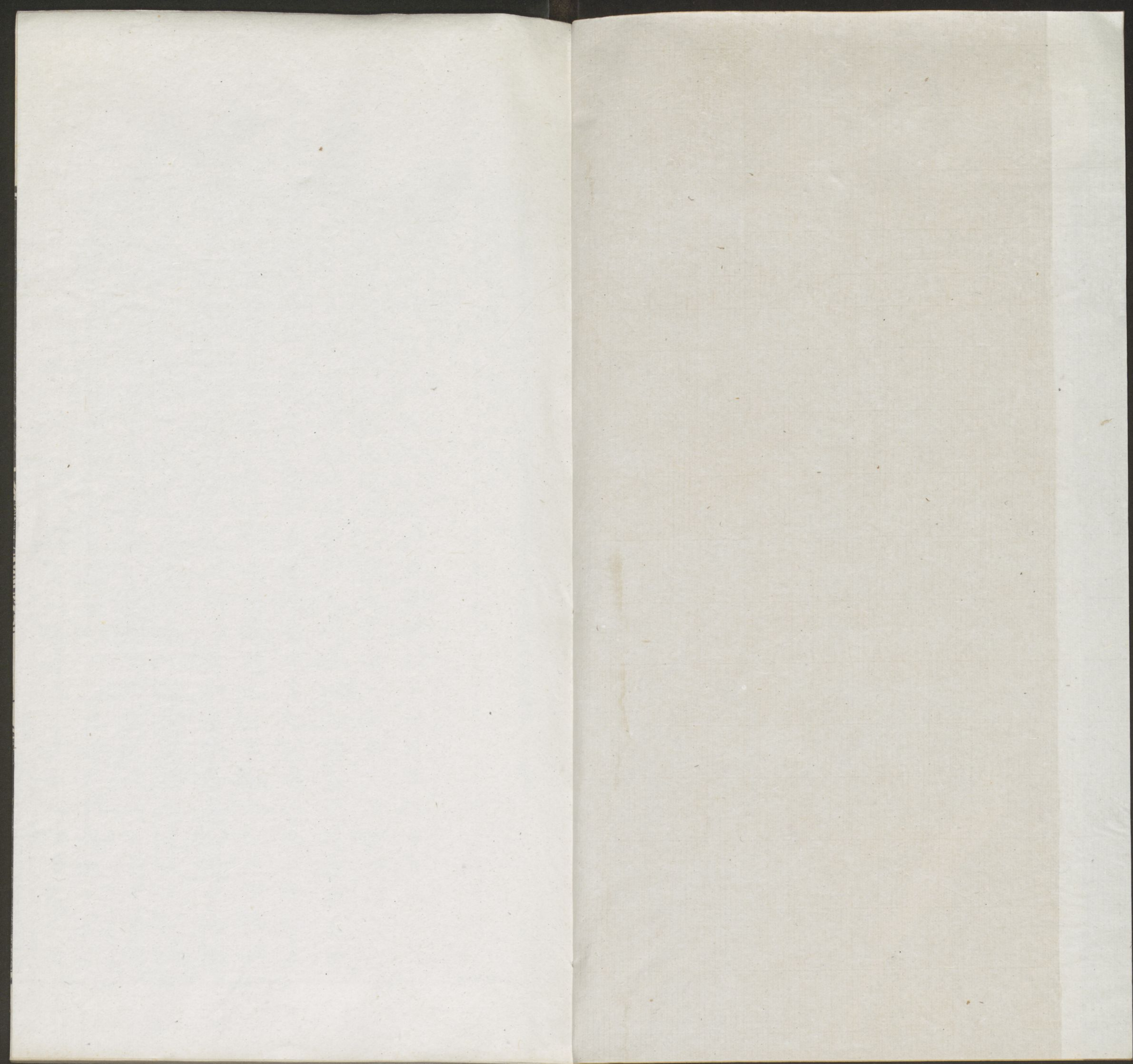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248

JAN 20 1940

T 468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十二

理財

宋孝宗時。王質論州郡財賦。殿最賞。劄子曰。臣竊謂方今天下之財。患在於散而不能收。隱而不能出。能收其散。出其隱。撫度內之財。自可了目前之事。臣愚不知生財大計。獨以為禁姦懲慢。謹藏蓄出。猶為庶幾。且一州之中。姦欺逋慢。漁取有司之利。蟻漏公上之財者。不知其幾。精神思慮。一有不到。則財賦隨之。臣嘗竊喻如手中搏沙。放手即散。隙中觀騁。轉眼即失。此物一去。則百事盡廢。今陛下郡國布在宇內。臣竊料其間。上下煎熬。又吾不前者。居其大半。此其財賦亦未嘗無。或逋滯不集。或滲漏不見。逋滯不集者。促迫不得其法。則逋滯無可集之期。滲漏不見者。搜索之不得其處。則滲漏無可塞之理。因仍而不救。則至大壞。凡今陛下郡國其已壞者。不知其幾。其將

壞者又不知其幾。恐遲數年不復有可為之地。其於陛下國事所係非輕。臣所管州最為鄙陋窮薄之處。又適當倒廢敗壞之餘。陛下溥博高明。固所具知。而臣二年之間。補發舊欠十萬有奇。綱運上供。州郡支遣五十萬有奇。而終任覓在。又二萬有奇。以此知世不可謂無財。而散漫不收。隱匿不出者。以歲計之。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又不知其幾何。方其散且隱也。則此物或陰落姦欺之便。或委為廢棄之物。及其收且出也。則一物成一用。一用濟一事。以歲計之。其所濟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其所濟又不知其幾何。臣蠢愚寡陋。安知為政。徒悉臣之心。窮臣之力。收拾一郡之財。粗辦二年之事。而况郡國之大。有什百於此。人才之能有千萬於臣者乎。近時一二儒臣所至之處。輒稱沛然。則陛下宇內之財。果不可謂無也。有人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財賦。人廢而政事弛。政事弛而財賦始不可見矣。

陛下凡臨遣守臣。莫逃聖鑒。然不賞罰。最則無以為勸沮。臣願陛下明詔監司。凡本路守臣。如綱運上供無拖欠。州郡官吏軍兵支請無積壓。或拖欠積壓者。每歲各擇其尤一二人。以聞陛下。躬出剛斷。顯行黜陟。能者有以自喜。而愈不惜力。不能者自知其不可為。必求引避。又將有自量力。不敢試郡以謀苟祿者。不待沙汰而庸者去。不勞選舉而材者出。自此州郡可以各自支持。陛下可以少思省慮。雖未能大治。可漸冀小康。伏惟陛下財擇。

中書舍人崔敦詩奏乞究和糴之弊。疏曰。臣竊聞朝廷已降指揮。諸州和糴。蓋以年穀屢豐。粒米狼戾。臣竊窺陛下之意。豈惟廣儲蓄以強國。固將重穀粟以惠農。其為德意。可謂曲盡。臣竊謂和糴之弊。其大有二。二弊不去。反為民害。不可不察。其一。州郡乾沒之弊。蓋朝廷既已給降本錢。諸州乃有占吝。不將盡數置場收糴。却差委所信任。

僚屬受納冬苗許以薦舉。啗以饋遺。令以糾面極力大量。既收歛贏餘以充和糴。遂乾沒本錢以為私用。此其弊一也。其二。縣道科擾之弊。蓋州縣既承認朝廷之所糴數目。乃以其數科撥下屬縣分糴。縣之於州。非錢不行。計會符移。則有使用。請降本錢。則有剋除。洎至得錢下縣。已不及元定價直。無由收糴。於是不免科敷上戶。或至中戶。止據所請到錢。令認數入納。此其弊二也。今指揮初下。議者皆以二弊必至。重為民害。是使田野豐登。返有愁歎之苦。朝廷德意遂為姦貪之資。臣愚欲望睿慈。專委清強監司。徃來巡行覺察。如有上件違戾。即許按劾。重賜黜責。施行。斷在必行。斯民幸甚。

崔敦禮代人上殿論郡縣財用劄子曰。臣竊惟天下之事。無小大。無輕重。必有賞罰。加焉然後能者勸。怠者奮。有所建立。故不勞而功易集。未有賞罰之不加。而能集事者。而况理財之大計。而可於此忽乎。

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勵精圖治。至於足國裕民之計。尤軫宸衷。凡所規畫。罔不備具。而獨未見明立殿最以示勸懲。臣愚欲望聖慈。明詔有司。立為定制。應諸州長吏。合管財用。專責漕臣。以其始至之成數。校其終更之增虧。果增即於是從而劾實之。苟非刻剝以聚錢。姦欺以虛橈。則必優加以廉能之賞。果虧即於是從而劾實之。苟非有添屯軍馬。非有水旱災傷。則必重之以廢弛之罪。如是則州縣之間。莫不樂事勸功。各奮其能。將見國用之足。暴暴如山。岳岳浩浩如江海。其効豈小補哉。

袁說友上寬恤茶商疏曰。臣謂比者兩路之盜。皆出於茶商。因成囂聚。此徒本亦良民。豈願流為盜賊。自取死亡。必有大不得已。起於貧窮。然後為此。朝廷要當講求兩路茶商利害。稍從寬恤。或恐有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或取利太多。而茶戶不得以自贍者。或禁之無術。

而徒苛虐以害其商者。與夫茶引之貴賤。胥吏之乞覓。巡捕之邀求。無厭。州縣之額外科擾。凡此之類。宜降明詔。命兩路茶鹽司同帥臣。公共體量事勢。熟究利害。須公私兩便。在茶商可以安業。而公家不失所利。並令畫一條具。取旨施行。擇其果可長久而便民者。速與行下。庶幾少安茶商之心。潛弭盜竊之志。

員興宗議虛額疏曰。臣聞天下有經常之法。有權宜之法。何謂權宜之法。四川折估是也。蓋常法則可以久行。權宜之法雖可行而不可久。久行則其法必弊。若從其弊而漸革之。則其害乃可去也。臣請言四川折估虛額為四川宿弊之說。蓋折估之始。起於趙開之申謀。開常言鹽酒為四川之利。因民所產。定為官課。郡縣之間。鹽戶酒戶有上下之不同。故納錢納引有多少之不一。方其設法之始。均科於蜀。蜀中地力甚全。民力甚裕。是以開在紹興之初。雖川陝多事。一跬步

而能運百貨。一咳唾而能濟三軍。非開之才。獨能辦此。當時蜀產浩浩。亦有以致此也。譬若少壯果悍之人。使其負百斤行千里。雖日行而日不蹙。蓋其筋力足為之用也。自開之後。利源漸廢。蜀之有司。既無開之才。惟效開之短。鹽利則累年而必取。不知地力有時而竭。不可以必取也。酒利則拘數而欲敷。不知酷賣有時而微。難望其必敷也。譬如華顛癯老之人。復欲責其負重而行千里。以同於少壯。其力果能勝乎。臣見近時蜀之有司。無術於此。惟出苟且。大則施刑禁。小則行筭篋。彼知為已取民以逃責。不知為朝廷逭責以愛民。其用心果何如也。是致比年四川郡縣之間。鹽戶酒戶。貧乏可念。或有戶竄而名存。或有力均而額重。或勒鄰里承煎而首尾俱壞。或預那償撥而前後皆貧。或委吏推排而吏又不公。或誘人渲淘而仍增新額。凌逼萬狀。其弊無他。有司務趨折估。知取其利。不見其害故也。至最甚

者驅催不足累歲闕陷遂積虛額額則虛立而長在錢則從何而可
追蜀之有司日移一令月行一牒多許所欠州軍通融撥舊欠然諸
州官緡各有定額臣不知使之通融者以何窠名令之補撥者以何
物色有司心固知其不可但昧心而力行之爾賴陛下至明至哲照
見廣遠邇者下四川總所增造錢引三百萬以備虛額西民聞之式
歌且舞此聖主欲割費便民大除宿蠹之秋也然賤臣尚恐蜀之有
司猶暗大體簡忽詔旨雖今有除放之文恐蜀未遂蠲減之利臣愚
伏望陛下特命中朝剛果開亮之臣外稽軍實遍約吏費別總四川
實支之數使逐歲所取合所用所用合所取如此折估可以議減虛
額可以漸去也然議者必謂四川實收之數不及實支之多是以難
議臣請得以難之蓋四川諸處未嘗無濫費特患未節爾有諸司
之往迎來折送多至數千緡者府州諸色頭子諸州贖罰報入公庫

亦有至千百計者郡縣籍沒田產郡縣闕額職田大郡中郡歲月亦
至數千百計者其他浮泛之用不經甚衆曷若減此不急之用而補
虛額之闕急者乎浮費一減既補實支之闕補雖未盡亦少濟矣萬
一朝_{注續}有給降四川錢引尤大惠也况陛下既得剛果之臣體訪
浮_{弗見}去冗目又稽軍實何慮虛額之不能減乎又前日頒下三百
萬之數併乞分命成都等路州縣從某年至某年並與監酒戶各減
實數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庶幾民間通知逐戶均減名下所欠不
致諸司州縣臨時欺隱依舊含糊有分俵催科之弊也兼乞命蜀中
逐處州縣各納實收實支之數于戶部四川總所又併納焉其諸司
自今復有苛刻於實收外增加取民者請論如法若因敗州縣自紹
興之初雖係折估實收之數元額日漸不敷者亦乞量與捐減如是
則事出朝廷恩洽四遠矣

興宗議節財奏曰。臣聞天之生民。以君而司牧之。故君人者養民者也。百吏者推君之令而同養斯民者也。民者蒙君之愛養而出力以事其上者也。上既育物以養下。下復勉力以事上。則上下俱利矣。臣觀三代之君。率多節己以愛人。故人常有餘。隋唐之世。率多取人而徇己。故人常不足。財力至此。非獨時之弊。法之弊。亦由乎用物少節之弊也。用物少節。則知出而不知入。知求而不知約。無為後日之計者。此陸贄之徒。所以有裁節之說也。臣請舉小以喻大。今有一縣之令。下收萬家租稅之額。上有諸司期會之迫。善為令者。必先示以閑暇。預計所入之豐約。以權一縣之難易。內決於心。外集於事。早夜思之曰。吾邑歲入。為租幾何。為緡幾何。月合起辦者。是何色額。合禪補者。有何事件。夫如是。則官緡可以及期。雖至期而足手不亂。是其慮之先定。量入為出之說也。若夫不善為令。則造端散亂。當後而先。當

先而後。所歛之數無定期。所撥之物無常準。縣必不治。事亦隨闕。然則天下之財。果在乎預計之節出之。所謂驟取而濟用。不若謹用而緩取之為易也。多費以臨民。不若愛民而費省之為愈也。悠悠千載。於此清而革之者。則必存乎其人矣。恭惟陛下。即位至今。道有三代。始則罷四方羨餘之入。又嘗減諸處浮游之用。賜予羣臣。莫不有節。塗金飾翠。莫不有禁。陛下愛民謹用之事。躬行既有方矣。然邇者軍旅之後。州縣一歲之入。纔供一歲之用。未暇乎三歲之積也。吳蜀之產。各供吳蜀之用。未能為江淮之助也。豈諸路監司郡守。知取而不知其術乎。陛下比命逐路求省費用。講究實有可革弊事。聞奏無事。文具諸路。終未有卓然之說。上當聖意者。小臣其敢默默也。臣於前二議。嘗於陳州縣廂軍之冗。及吏員之冗。是最害財之大者。若州縣員闕。各有搏節去處。自今乞為量置。如一路兩轉運。添差鈐轄之類。

是也。吏俸歲入千緡。上下減百吏。則異時歲減百萬緡矣。此一利也。諸軍逃亡而額存有虛破請給者。廂軍羸弱不堪。衆役有濫請受者。異時兩項並覈其實。以百萬之衆淘汰一二萬。不致他慮矣。若以二萬為數。他日一兵歲減百千。一年即減二百萬緡矣。此二利也。吏既有俸。又有職田之入。聞朝廷大議。借取三年而用之。其實可以減之也。此三利也。江淮禁銅鐵越界。而四川鐵錢既已應副。准上有司宜盡力不辭。然今蜀中所用鐵器。多是暗銷鐵錢。願更申明此禁。亦救四川錢荒之一耳。此四利也。如四利既講。則浮費可以日削。國財可以漸裕。陛下躬行堯禹約已於其上。有司遵法覈實於其下。其又何憂。臣觀太祖太宗之初。南得荆楚。東得并潞。其費百出。所以優贍不貲者。竊迹前事。大抵兵不冗。員不濫。用不浮。故也。先儒范鎮嘗言。仁宗曰。天下大計。宜常較出入。常定經制。願詔大臣。使具太祖初賦入

若干。兵若干。官若干。太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真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與今賦入之數。官之數。約取中道。以立經制。十分為率。以幾分為給。兵吏幾分。給如廟。幾分。備水旱。為之十年。則可以致治矣。凡鎮之說。即臣量入為出之說也。伏望陛下不以譏虱小臣之言。特賜聖鑒。使臣前項所述四利。稍見記錄。雖然。熾火居日月之旁。熾火為不明。庸言陳聖哲之前。庸言為不智。陛下天日之照。如此。尚何待小臣之說也。得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是以列此也。

趙汝愚乞選通練公方之士。與諸路漕臣講求所部財用。奏曰。臣聞人君之於百姓。朝廷之於郡縣。要如心腹之於四體。膚髮其相去雖若甚遠。而其中脉絡貫通。血氣流暢。故慈惠惻怛之意。纔發於方寸。而汪濊滲漉之澤。已浹於四方。萬里之遠矣。此無他。以其上下一體而所欲同也。仰惟陛下恭儉本於天性。仁厚發於至誠。即位以來。垂

二十年。凡夜之所思。旦之所行。無非節用愛人為事。遂至天聽昭格。年穀屢豐。戎虜革心。境外無事。是宜下天上施。家給人足。仰稱陛下憂勤之意。而比歲州縣事力單弱。財竭於上。民困於下。風俗衰敝。巧偽實繁。盜賊滋多。刑辟者衆。陛下雖有仁政。而澤不下及。陛下雖有德意。而民不盡知。良由人自為功。官自為政。上下不相顧恤。而陛下之赤子始告病矣。陛下聖明。灼知其弊。歲在己亥。浚發德音。令諸路漕臣各計其所部盈虛之數。而損益之期。以實惠及於斯民。甚大惠也。臣屏居一方。不能盡知。諸路所行次第。然臣竊謂此重事也。既非數月間所能盡見底蘊。又慮本末未舉。首尾中斷。州縣欺蔽。猶為虛文。臣愚伏望陛下申告在位。俾上自朝廷。下達郡縣。人知陛下聖意。堅決固欲為此。以康濟斯民。於是選擇通練公方之士數人。使與諸漕臣相為表裏。猶須假以歲月之久。俾得悉意講求。然後制均節

之宜。定取予之數。庶幾乎內外協心。上下兼孚。永為根本不拔之計。臣不勝惓惓。

知靜江府范成大論透漏銅錢劄子曰。臣聞東南蕃夷船舶歲至中國。舊止以物貨博易。近年頗以見錢為貴。廣泉四明及並海州郡。錢之去者不可勝計。紹興三十年嘗大立法禁五貫之罪。死。隨行錢物。全給告人。罪賞之重。至此極矣。而終弗敗獲。蓋溟渤荒渺。客程飄忽。誠有法禁所不能及者。訪聞一船所遷。或以萬計。泉司歲課積聚艱窘。而散落異國。終古不還。誠可為痛惜而深恨也。今法禁既不可制。盍亦循其本而拯之乎。臣愚欲望明詔。試令有司條具。每歲市舶所得。除官吏糜費外。實裨國用者幾何。所謂蕃貨中國不可一日無者何物。若資國用者無幾。又多非吾之急須。則何必廣開招接之路。且以四明論之。蕃船所齎。止於青瓷銅器螺頭。松實及板木之類而已。皆非中國不可無之物。而誘吾泉寶以去。利害重輕。不

較而判。臣嘗試妄議以為明州一處蕃船。豈不可以權住。姑塞漏錢之一穴。其他可以類舉。此技本塞源不爭而善勝之道。今無法以必禁。又以為蕃貨不可無。則當坐視泉寶四散而去。勿惜恨可也。惟陛下與大臣熟計而圖之。知信州王師愈上奏曰。臣聞州郡者國之源也。州郡足則每歲供輸於國者。固不足。或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警。師旅之興。亦有以為之備。州郡不足。則供輸於國者。已匱乏於和平之時。一有水旱盜賊師旅之用。未有不惶惶而失措。是以善富國者。必以足州郡為先務也。比水州郡乃大不然。歲之所入有限。而用度無義。困於太守之數易。困於禁軍之起發。增棟汰養老之人。以困之。又有不時之需。以困之。廓廓無事。安平如今日。凡所以供輸於國者。猶愆期而不能辦。甚者如卒伍之衣糧。棟汰養老人之請給。類多積壓。無以支散。頻致喧鬧。仰瀆天聽。况水旱盜賊師旅之備乎。州郡窘乏甚矣。豈不為深可慮哉。殺是弊者不在它求。誠能久郡守之任。定養老之員。

疎禁軍之起發。省不時之需。則州郡之力自然而蘇息。不待積歲之多。自然足用。州郡足。則國未有不足。此富國之要術也。惟陛下留神幸甚。光宗紹熙元年。吏部員外郎陳傅良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嗣位之初。詔旨丁寧。皆為寬民力。而下臺諫侍從。置局講究。而臣猶以為民窮未棟。何也。誠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而已。議結局未有以稱明詔。大慰民望也。臣來自遠方。不知朝廷之實。當掖之奉。歲當幾何。以所親見。則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為可。則版曹以為不可。版曹以為可。則總領以為不可。總領以為可。則御前軍馬。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故也。於是乎中外之勢分。而職掌不同。則彼此不能以相謀。事權不一。則有無不能以相濟。施行不專。則前後不能以相守。故雖欲寬民力。其道無繇。且夫承平關陝已行之久。中興韓岳。

未罷之前。養兵亦甚盛矣。而不見其不足。誠在今日。稍仍舊貫。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無異。則中外為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凡事斷之而有異論。勿斷可也。行之而有後患。易行可也。往者元祐。至於宣和。嘗罷新法矣。則有紹述之說起而為梗。靖康。至於紹興。嘗用兵矣。則有講和之說起而為梗。故上之號令相反而不能定。下之朋黨相傾而不能合。若夫寬民力。誰獨無是心哉。辭之而無異論。行之而無後患。莫過此者。而何疑不決。陛下誠斷之。則今之大臣皆足以立經陳紀。二三大臣誠推行之。則今之人才皆足以受令承教。方當年穀屢豐。邊鄙不警。失此閑暇。後將何及。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臣不勝拳拳。

光宗時。淮東運副虞儔被召上殿。劄子曰。臣嘗謂事體既定。不可復有紛更。民聽已孚。不可自為疑阻。蓋紛更於既定之餘。則事體愈見其齟齬。疑

阻於已孚之後。則民聽莫知所適從。故一公立。則一弊生。利未興而害先見矣。此今日兩淮鐵錢交子之說也。伏自兩淮行使鐵錢之後。以其不便於商旅之齎行也。於是始有請行交子之議。自交子之既行也。然後兩淮之人始以為便。臣自前年叨帥淮西。繼移東漕。是跡所經。歷身目所聞。見未嘗有以交子為不便者。日中為市。百貨貿易。銅鐵交會。各有定直。縱其間小有低昂。皆出於斯民之情願。初非官司強為之也。比來兩淮年穀屢豐。物價又平。商賈皆願出於市。行旅皆願出於塗。人情物態。方熙熙然。莫不樂其生而安其業。胡可大體既定。又從而復有紛更。民聽已孚。又從而自為疑阻乎。且如四川鐵錢。錢引。行之二百餘年。公私流通。未有議其為不便者。良由事體素定。民聽具孚故也。臣願陛下執此堅若金石。行此信如四時。不以小有偏而不舉之虞。而為浮議所搖。則淮民亦享安靜之澤。不其幸歟。

蔡戡乞代納上供銀奏狀曰臣一介么麼誤蒙陛下使令復當一路之寄臣於去年八月十四日陛辭面奉玉音令臣到官興利除害不得循常守故臣佩服聖訓夙夜以之臣自去年十二月入境初見察吏與夫士庶首詢民間疾苦異口一詞莫不以科買上供銀一事為擾臣深求其故蓋緣本路諸州每年所發上供銀除減放外目即計錢一十五萬二千一百六十九貫文省自來均下一十四州府於歲入係省等錢內置場買銀起發後緣諸州累經盜賊人戶逃移賦入無幾諸州遂將所買上供銀科敷人戶買納每年轉運司雖蒙朝廷於廣州賣鈔錢內支撥五萬貫文省貼助充本往往實惠初不及民並依舊例盡行科買甚者藉此為名過數抑斂以供州縣它用官吏並緣為姦催科輸納之際其擾有不可勝言坐是富者日貧貧者日困或轉徙它鄉或相聚為盜所在戶口稀少盜賊公行職由此也前後監司守臣陳請不一朝廷雖送戶部勘當戶部往往難於施行近

因知英州葛霖奏請見蒙行下本路諸司指定逐司遂陳請乞除廣州每發上供金銀等及十三州府進奏天申節并大禮銀並依數起發外又不願支請廣州賣鋪庫逐年撥降錢數欲將十三州府上供銀三萬四千三百餘兩盡數放免已具狀供申朝省未奉回降指揮臣深慮戶部必以蠲除上件銀兩有虧經費未肯施行臣向嘗面奏昨來本司前提舉官葛世顯曾於存留鹽本錢外獻錢二十九萬文省陛下却而不受此錢見今格管在都鹽倉臣欲到官契勘常平米數或有移用欠折即將上件錢收糴補足或與本路貧民下戶代納積欠苗稅伏蒙陛下宣諭卿如此用心甚好臣自交割已後一面委官盤量常平米斛已有近地數州申到往往逐年兌換必無陳腐欠折借使移用到收成日自可補足兼本路州縣追催稅賦急於星火不容更有積欠所是前項都鹽倉錢二十九萬貫未有支遣積而不

散亦恐落小人覬覦之心。臣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將此錢數并廣
州賣鈔庫每年應副轉運司作買銀本錢五萬貫。截自今年更不支
撥付轉運司。並從本司措置。自淳熙六年為始。均作三年買銀起發。
所有諸州逐年買撥上供銀。欲乞權罷三年。雖未能便行。放免亦足
以少寬民力。又於戶部經費初不相妨。如蒙聖慈特從所請。即乞行
下。庶幾十三州數十萬戶室家相保。安於田里。而無科敷抑勒之擾。
流離凍餓之苦。咸知聖澤所及。不問遠邇。甚大惠也。臣不勝萬幸。

彭龜年論湖北京西楮幣疏曰。臣竊惟國家興初會子。所以濟錢幣
之乏。若官司有以權之。使之流通不壅。然後緩急可恃。臣聞湖廣總
領所會子當來立法。止是許於湖北京西界內行使。其襄漢戍兵月
得料錢。全靠客旅貿易。其會子止到鄂州。便着兌使。而官司無以權
之。遂使坐買之人乘其急遽。低價以售。用是一貫會子止可得五百

左右見錢。會子既輕。商旅不行。故戍兵所得會子愈難變轉。而會子
益輕矣。萬一緩急。豈不害事。欲望聖慈行下湖廣總領所多方措置。
須使見錢會子。官私流通。便商旅興販之利。免戍卒折閱之怨。不勝
幸甚。

龜年乞寢罷賣田指揮疏曰。臣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古者制田。唯
有歸受之法。民既壯。則受之。既老。則歸之。如此而已。未有舉在官之
田與民交手為市者也。唐許民賣永業田。識者猶議其非古。况官自
賣乎。臣竊聞近日亦賣官田。此令一出。四方之人交口竊議。臣甚為
朝廷惜此舉措也。臣照得在法官田。唯許下五等人戶請佃。所以優
之也。官戶及上三等戶。不許。所以防其侵細民求生之路也。今一旦
舉而出賣。令之曰。價高者得。小民雖有見耕之田。無錢可買。豪民積
錢千萬。尋常睥睨小民之田。恨不盡取。而官司乃為之開其門。闢其

塗。細民之田。將盡歸豪民矣。昔任其勞而墾治者。細民之力也。今其
其成而膏潤者。豪民之利也。豪民以錢易田。不歸恩於朝廷。而細民
一旦失田。必歸怨於朝廷。朝廷但以減二分價為優。見佃之人。不知
見佃之人有錢。則方可獲此利。無錢則坐視有錢者取田去爾。能使
之不怨矣乎。議者必謂今日國家匱乏。一日出此。可得數百萬緡。豈
不甚利。此特小丈夫狃淺之見。何足以謀國哉。夫數百萬緡。或可以
積致。人心一散。不可以復收。其輕重得失。何如耶。仰惟陛下自即位
以來。減月椿。損經總制。輕折估。寬和買。仁心仁聞。固已四達。然或者
猶謂僅能寬州縣之力。未必州縣能寬百姓也。今賣田之令一出。則
害經及百姓矣。為人君固百姓之心。而乃為人君離百
姓之心。此臣所甚憂也。臣聞向來亦賣官田。多以百姓不便而止。臣
謂與其使之不便而後止。則所損已多矣。不若不行之為愈也。臣愚

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賣田指揮。早與寢罷。以安人心。以固國本。不
勝幸甚。

辛棄疾上疏曰。臣竊見朝廷行用會子以來。民間爭言物貨不通。軍
伍亦謂請給損減。以臣觀之。是大不然。蓋會子本以便民。其弊之所
以至此者。蓋由朝廷用之自輕。故耳。何謂本以便民。世俗徒見銅可
貴而楮可賤。不知其寒不可衣。飢不可食。銅楮其實一也。今有人持
見錢百千以市物貨。見錢有般載之勞。物貨有低昂之弊。至會子卷
歲提携。不勞而運百千之數。亦無虧折。以是較之。豈不便於民哉。何
謂朝廷用之自輕。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支
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軍民
嗷嗷。道路嗟怨。此無他。輕之故也。近年以來。民間輸納用會子。見錢
中半。比之向來。則會子自貴。蓋換錢七百有奇矣。此無他。稍重之故

也。古謂將固取之。必固予之。豈不信哉。臣以謂今諸軍請給微薄。不可復令虧折。故願陛下重會子使之貴。於見錢。若平居得會子一貫。可以變轉一貫有餘。所得雖微。物情自喜。緩急之際。不過多印造會子以助支散。百萬財賦。可一朝而辦也。臣嘗深求其弊。夫會子之所。以輕者。良以印造之數多。而行使之地不廣。今所謂行使會子之地。不過大軍之所屯駐。與畿甸之內數郡爾。至於村鎮鄉落稍遠城郭之處。已不行使。其他僻遠州郡。又可知也。臣愚欲乞姑住印造。正以見在數州之諸路。先明降指揮。自淳熙二年以後。應福建江湖等路。民間上三等戶租賦。並用七分會子。三分見錢輸納。民間買賣田產。價錢悉以錢會中半。仍明載於契。或有違及。許兩交易。并牙人陳訴。官司以準折受理。僧道輸納。免丁錢。亦以錢會中半。以臣計之。諸路所入會子之數。雖不知其多寡。姑以十萬為率論之。其已輸於官者。

十萬。藏之於家。以備來年輸納者。又十萬。商賈因而以會子興販往來于路者。又十萬。是因遠方十萬之數。而州畿內會子三十餘萬之數也。况其數不止於此哉。會子之數有限。而求會子者無窮。其勢必求買於屯駐大軍去處。如此。則會子之價勢必踴貴。軍中所得會子。比之見錢。反有贏餘。顧會子豈不重哉。行一二年。諸路之民。雖於軍伍市井收買。亦且不給。然後多行印造。今諸路置務給賣。平其價直。務得見錢而已。則民間見錢將安歸哉。此所謂將固取之。必固予之之術也。然臣所患者。法行之初。僻遠州郡會子尚少。高其會子之價。紐作見錢。令人戶準折輸納。及其解發。却以見錢於近裏州郡收買。取其贏餘。以資妄費。徒使民間有增賦之名。而會子無流通之理。臣愚欲乞責之諸道總領轉運。並為條目。以察部內之不奉法者。俟得其人。嚴實典憲。以示懲戒。如此。則無事之時。軍民無會子之弊。緩急

之際朝廷無乏興之憂其利甚大。

寧宗時知潭州真德秀奏復潭州酒稅狀曰。臣至愚極陋。誤蒙聖恩擢付一路。入境之初。訪求民瘼。即聞榷酒一事。重為潭人之害。既已詳加考訂。乃知積弊已極。不容不更舊法。具存不容不復。臣敢疏其本末以聞。竊惟酒之有榷。本朝家所藉以佐經費。其來尚矣。然可行於江浙諸路。而不可行於廣南福建者。蓋瘴鄉災疇。疾癘易乘。非酒不可以禦嵐霧。而民貧俗獷。其勢不能使之必沽於官。故特弛其禁。以從民俗之所便。若重湖以南。雖非閩廣之比。然其密鄰桂筦。旁接連賀。風土氣候。往往相似。故今全永祁道等州。或聽民自釀而輸稅於官。或於夏秋正賦併輸酒息。未有專行禁榷如江浙諸路者也。獨潭州在城或稅。或榷。前後屢變。考諸故蹟。稅酒之法。實起於紹興元年。是時兵革未息。城市蕭條。幕府適有練達之人。建議于州。募醞戶

造酒城外。而募拍戶賣之城中。入城之時。數罍以稅。官無尺薪斗米之費。而坐獲利入。民無逮捕抑配之擾。而得飲醇。羨其後。名公鉅卿相繼與州。皆因而不改。旁郡如衡。依倣其法。亦迄今遵行。至乾道二年。劉珙討平柳寇。增置親兵。又乞屯軍柳桂。一時調度百出。亦不敢輕變稅法。但增置糯米場。添創南北楚三樓。量從官賣。稍分配戶之利而已。及辛棄疾之來。初置飛虎一軍。欲自行贍養。多方理財。取辦酒課。乃始獻議于朝。悉從官賣。明年權給事中。為煇奏言。潭州自行稅酒法。人甚安之。官不費一錢。而日有所入。今變稅為榷。皆謂不便。人多移徙。虛市一空。始行之初。所得雖多。今止及半。而米麴之本。官更之給。盡在其中。夫以小利易大不便。猶不可。况初無可得之利。且彼方新經陳峒猖獗之後。又可遽擾之乎。孝宗皇帝亟從其說。降旨往罷。令本州照久例施行。是年冬。帥臣李椿到官。椿於吏事最為詳。

練亦奏臣久居湖外。備諳土俗。稅酒之為民便已久。而棄疾改之。當
初造營寨房廊。日役夫匠甚衆。所入雖不下七八百緡。夫匠一散。已
不及初。其後愈見虧額。會計所得。除抱認諸司錢。及贍給官吏。虛有
廢罷醞戶之名。實無所益。請依舊放行醞戶稅賣。而帥司樓店亦且
開沽。俟稅課登羨日止。朝廷從之。官司所醞既少。姦弊易防。故酒常
佳而易售。民戶安意稅賣。無抵法冒禁之憂。故雖稍取其贏而不怨。
自是官酒與民酒並行。著為定例。莫之能改。及開禧二年。趙善恭又
欲盡籠其息。不待奏聞。遽行官權醞戶。天業犯法者多。甫及數年。其
弊遂極。曹彥約到任。是時官賣之額。日朘月減。幕府相視束手無策。
彥約之議。大槩以為若行權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一為稅
酒。則利在百姓。而官吏有所不便。此議一起。每指以為難行。皆官吏
自為之計。非為公家計。為百姓計者也。以嘉定三年。官賣本息計之。

雖名收二十萬八千五百八十七貫有奇。而米麴柴水本錢與官吏
食錢。却計一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二貫。除本收息。僅有八萬六千
二百五貫。是一日所得止二百五十餘貫。若官賣一分稅酒。二分則
日稅之積。不過一百六十餘貫。當不難辦。於是復行淳熙八年已降
之旨。參用淳熙十年官私俱醞之議。許城外百姓自行造酒。般運入
城。上秤收稅。每酒一斤。稅錢七文。不稅而入。謂之私酒。若城外以至
禁地。不可關防。即分地分緊慢。改為旗望戶。欲來者許之。承撲欲退
者許之。自陳此外。惟南北楚樓。每歲量造三分之一。仍從官賣。其常
平等。覈課額。亦準舊例。徑於息錢內取撥分隸。自是潭俗頗還舊觀。
既而安丙來自西蜀。視事之初。即議改權。且限三日打併。投醪江流。
見者撫膺。摧墜破。正在在嗟怨。括馬供磨。暨及編氓。伐木為薪。至空
嶽麓。而不之卹也。倡優當壚。嘈雜郡齋。糟糠麥豢。充斥後圃。凡酒家

一孔之利。鈎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遼絕。重法以禁。亦不為止。搜邏之卒。旁午達道。連坐之人。填溢犴圜。富者至加籍沒。貧者今衆監償。異服荷校。纍纍於市。中下之家。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讎嫌。動相誣訐。人人重足屏迹。糯米收糶。責之州縣。雖窮荒之邑。艱歉之歲。坐數拋下。無得免者。監勒牙儉。科率舟船。所至騷然。人不堪命。其害不止一州。且及一路矣。後政帥臣葉時鄒應龍。皆有意復舊。竟以弗果。然則改絃更張。稍蘇民困。此政微臣今日之責也。且紹興初元至今。凡九十餘載。稅法中雖暫改。然其行之之久。通前後七十餘年。權法之行。或四三年。或五六年。即復。大都不過二十餘年耳。由是觀之。稅之與權。孰便孰否。其大畧可覩矣。自曹彥約復行稅法。衛涇繼之。每歲所入。淨息率不下八萬餘貫。曷昔之權。無大相過。是不科糶。不抑配。不搜捕。薪水之費。官吏之給。皆拾去其七。而確然一定之息。踵門

自至。顧何所憚而不為哉。本司每歲諸軍供給賞犒之費。誠為不貲。若以一歲所入。截長補短。痛加節約。亦可僅自給。外此而求多焉。必曰不權不可。然盈虛相較。其實無幾。徒為國家歛怨。一道况淳熙八年。指揮初無衝改。為臣子者。乃輒廢格君命。行其宵臆。臣雖至愚。竊所不忍。謹已曰。下措置復行稅酒舊法。所慮人微望輕。不足鎮壓異議。既行之後。他時或有變更。則為醞戶者。重罹蕩析之禍。是臣實誤之也。用敢冒昧奏聞。欲望聖慈。仰體孝宗皇帝嘉惠湘民之至意。特降睿旨。從臣所請。臣當琢石鐫刻。立之通衢。以為本州一定不易之制。俾潭之百姓。歌詠聖恩。永無極。臣不勝大願。

貼黃。臣竊見荆湖之地。僑峒錯居。風俗犷戾。動搖則易。緩輯則難。乾道間。因官司敷賣乳香。激成榔桂之變。啟監非邈。人所共知。本司以安撫一道為職。正當禁止州縣擾民之政。以銷患未形。乃因

擁酒之故。歲歲行下科糴糯米。所酬之直。未必能及時價。所支之錢。未必盡到人戶。况又有追催之苦。有陪備之費。其為咨怨。蓋不待言。擾民之事。首自為之。州縣效尤。其將何責。倘非亟復統法。則歲造二十萬緡之酒。用糯至多。苟不科糴。何所取辦。萬一有姦民扇搖其間。是因小利而致大患也。臣日夜念此至熟。是以斷然行之。不疑伏乞睿照。

表說。交上奏曰。臣聞有一事。必有一弊。未有事。久而無弊者。而救弊之策。要當各隨其受弊所不同者。參酌衆論而力行之。蓋事有在此。為弊而在彼。亦弊者。以彼此不同之弊。而不參酌衆論。以為之策。雖今日弊革。而明日復弊矣。國家頃置官會。所以與銅錢相濟。其有無而為之用也。今涉三十餘年。而其弊不一。其最甚者。官會日輕。銅錢日少。欲重官會。而民間允易。不能及所允之數。官會何由而可重。欲

易銅錢。而民間見錢。收拾日難。不能為稱提之用。銅錢何由而可易。如此者。蓋又十餘年。朝廷患之。士大夫言之。而救弊之策。亦間舉矣。既降指揮。官司上供。民間輸納。並令錢會中半。此欲重官會也。又降指揮。民間以會子輸納。不得勒令貼納見錢。此亦重官會也。又降指揮。令戶部支撥見錢。下臨安府置場。以實數允便。此亦重官會也。又降指揮。令封樁庫日出見錢數千緡。亦下臨安府允便。又令諸州支撥見錢於本州置場。允便。此亦重官會也。是數策者。不可謂之不能救弊矣。然大抵如臣前所謂。今日弊革。而明日復弊。每不能稱提於久遠爾。今自累月來。竊聞都下官會。又復虧折。一千官會。雖得七百二三十見錢。而砂毛減輕錢。一千之內。率有二三十焉。是實得七百以下也。零會則折閱又甚矣。然亦未至如外郡之尤弊也。今近在輔郡。如浙西之湖秀。浙東之婺越。蓋允一千而得六百七十八十矣。而

砂毛減輕亦在焉。稍遠而徧信。又遠而建劔。遠而江東西。則一千止得六百以下矣。愈遠則愈輕。愈輕則愈不用。官會之弊至此甚矣。若更不求其策。則日輕一日。私既不能行。公亦不可用。銅錢愈少。官會愈壞。豈不為寒心哉。今若止欲以都下官會而為之策。此固可以一說論。獨以外之遠近諸郡。其地既不同。其說必各異。此難以一槩之說救之。臣故欲各隨其受弊所不同者。參酌衆論而力行之。正以此也。臣愚欲望聖慈。深以內外官會日輕為慮。下臣此奏於江浙東西福建五路守臣。候指揮到日。限半月各隨本州事宜詳考官會充便。不至虧折。將來日久。不至復弊。一一留意的確。具申尚書省。類聚足目。並下檢正都司同戶刑部看詳。諸州所申。或可行於彼。或彼此皆可行。撥其策畫之最善者。再行畫項。具申尚書省取旨施行。庶幾參酌衆論。各隨其宜。或能救弊於久遠。儻官會日重。得與銅錢相濟。其有補於國計。豈細事也。惟陛下留神。

駕部員外郎李鳴復上奏曰。臣至愚極陋。每病世之言治者。務為空談。不究實用。故首以三者之政為陛下言之。然政之切於時者。不止此也。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陛下試思今之為國。其有九年之蓄乎。其無九年之蓄乎。今日之國計。版曹實司之。分版曹之責任者。內則司農。外則四總領。心也。臣家于蜀。嘗究觀蜀之總計矣。蜀賦總入之數。以緡錢計之。歲約二千二百餘萬。向也和議未絕。烟塵不警。尚可支吾。今也邊戍倍增。用度益廣。每難酬應。朝廷以其數之不敷也。歲降七百萬以助其費。此其大畧也。臣邇者負丞農倉。亦嘗究觀農寺之出納矣。農寺歲催之額。米以石計。凡一百三十餘萬。錢以緡計。凡一百六十餘萬。以既入之錢。糴未足之米。總約二百餘萬。而後可以敷歲支之數。此

亦其大畧也。蜀之所產未足以供一歲之用。農寺之所催僅可以為一歲之出。求其儲積以備不時之須。蓋無有也。類而推之。湖廣總計猶是也。淮東西總計亦猶是也。此所謂經費也。經費之外。卒有緩急。取辦於朝廷之椿管耳。朝廷之椿管散在他所者。不得而知也。其未斛之在京城者。可得而言也。曰兩豐儲。曰中下界。其倉凡四。以石計之。總不過二百萬。水旱之科撥。歲寒之賑濟。閏月之貼降。皆於焉取之。此猶曰常程也。最可慮者。江西南。粒米狼戾之地。昔號樂土。今為盜區。虎豹橫行。鴻鴈未集。賦輸不入。綱運轉虧。諸總所以匱乏告嘗。截大農之綱以周其急矣。寇賊未平。漕運未至。則其告匱必不能自已也。農寺以貼降請。嘗撥椿管之數以償其虧矣。截撥之令不容不行。則其求償之當與之俱也。移東而補西。已非策之得已。若捉衿而肘見。不知計又安施。誠者殆凜凜焉。可不急為之圖也哉。漢至文

帝可謂富庶矣。有臣如賈誼。猶以倉廩未實為憂。觀其言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饋之。誼之憂憂於未然者也。臣之憂憂於已然者也。去歲浙右之地。皆以稔告。朝廷和糴視舊有加。廟筭深長。動中事會。獨惜夫任是責者。不務大體。競為淺謀。錙銖必較。則負販之徒。安能奔走以聽命。網羅交設。則歲積之家不免懷疑。而待價名為和糴。實類科糴。始欲趁時。終於失時。然猶幸其可以為國計之助。他不足問也。今日之勢迫矣。所積有限。而所以仰給者無窮。將何以為計。臣願陛下軫念事變之來。急為根本之慮。體堯湯先備之美意。思祖宗應變之成規。今年出內庫錢絹以助軍費。未踰年出內庫錢絹以助糴軍糧。又明年出內庫錢絹以助糴軍儲。捐所有餘。補所不足。有仁宗故事在。遵而行之。推而廣之。任之

者得人。則施之者有道。將見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嬉。有戰則克。于以寬一時可憂之勢。于以隆萬世不拔之基。其於時政實非小補。

知成都曹彥約上奏曰。臣竊謂今日財用之弊。不可不深致意也。問之朝廷。則窘於應辦。問之州縣。則窘於支遣。以為在總餉。則今日之總餉。非昔比也。以為在我司。則今日之戎司。不一律也。臣始守漢陽軍。當湖北最窘處。適虜騎入境。催科縮手。猶且支遣解發。不改常度。竊自妄論。以為財計之難理者。作縣而已。天下之作縣者。雖易亦難。天下之作郡者。雖難亦易。是十年以前。州郡猶可為也。越二年而攝事湖廣。總餉乃見其不可為矣。般江州之銀券。以足襄陽。運德安之鐵錢。以實隨棗。移東就西。截短補長。支撐數月。僅不廢事。及正官交割。後其用益窘。有請于朝。久無畫降。其人至投繯自殺。以救操

免矯制。辰官會界分二百萬。乃始集事。是十年以前。總餉已不可為也。又二年而得守長沙。亦當應辦之時。朝廷之科撥未至。而諸郡之綱運尚闕。帥司移文本州。未免那充。其間小小名色。不復責償。值朝廷秤提官會。則多出庫錢。以便百姓。然而二年之後。此文割冗數。猶有增羨。是七年以前。州郡猶可為也。又二年而得節制利州。兼領郡事。則知利州之事。已不得如長沙時矣。用兵之後。事力更改。有節度使寄居奉祠。則歲費增數千緡矣。有總管鈐轄路分添差。作闕則歲費又增萬緡矣。黽勉盡瘁。僅了元額。又二年而得守豫章。則知豫章之事。又不得如利州時矣。調發既多。則酒課不辦。權場不通。則稅課漸減。雖搏節用度。不至虧數。而其所以為經費者。甚岌岌也。戎司之事。雖不曾親歷。而利州置司所在。亦或剽聞矣。管軍二萬四千。而交承錢物。不過二三萬緡。支吾不行。至有奪前政宅庫之物。以為公用。

者。被旨巡邊。迴避戍卒支犒。有以葬妻為名。迂行小路者。是數年以來。不特州郡不可支遣。而為戎司者。亦有窮陋至甚者矣。千里承流之地。日夜辦財。萬竈飽師之地。日夜慮財。牛酒日至之地。日夜乏財。使士大夫。帝皇愕眙。以為天下事無一可為者。其故何也。朝廷之財。臣不得而盡知。但見招募軍兵。修築城壘。額外和糴。遍滿天下。是用財之處。比前日為多也。楮券不足。加以增印。度牒不足。助以告勅。是生財之路。比前日為廣也。國用司本意。所以蓄歲幣之數耳。沒入平民。漸生枝葉。安邊所本意。所以藉權姦之產耳。變及征權。頗動觀聽。大寧監之鹽利已竭。而轉運司之增羨不已。宕昌之馬價未償。而茶馬司之獻納不廢。是取財之道。比前日為苛也。民力極矣。不可以增賦矣。上下煎熬。一至於此。將何以救之哉。故臣嘗論之。天下之財。本足以了天下之用。位置分畫。要得其所。截截條目。不可移易。成周之

財。以九賦歛之。以九式均之。自邦中以至幣餘。各有常賦。自祭祀以至好用。皆有常式。漢以吏祿公用賦於民。不以封君湯沐為經費。唐以世業口分授於民。不以留州送使為上供。古人經理天下。大率如此。本朝列聖立法。尤更詳備。臣獨怪紹興隆興之間。虜寇犯順。朝廷調發。雖費若河海。而州縣常賦無窘迫之態。百姓安業無怨懟之患。大郡交割之數。有緡錢之積。多至百萬者。小郡見管亦有數十萬者。若民間積粟之富。則又往往稱此。上戶多者十萬斛。中產亦數千斛。上恬下熙。相安於無事。當淳熙紹熙時。其俗未改。近者公私之計。窮陋萬狀。官吏搏手。不可一朝居。百姓怨苦。皆無一飽望。窮愁如此。恐不足以當變故也。一旦夷狄侵陵。盜賊竊發。上下相視。茫然無策。時事至此。不可以為休證。皆云開禧以來。兵議纔起。取常平義倉以供。綱運。則救荒無先備。撥官告度。牒茶鹽引為糴本。則交易無見價。軍

器之有製造。弓兵之有調發。樁積之有水脚。招軍之有賞犒。非時泛用。一切取辦。荷朝廷出詔。雖許於交承錢內支破。而州郡積漸。至無遺蓄矣。調發有劈券。則月糧有倍費。功賞有轉資。則食錢有添請。折洗有注來之費。暴露有特喝之賞。便宜從事。一切取辦。若朝廷應副稍不如期。而轉餉移兌。始虧舊額矣。戎司之事。雖不欲窮問本末。然而窘於開禧之後。而不窘於開禧之前。亦必有以致此也。望陛下與大臣議之。立為定制。以官兵之常數。責州郡。而不責以非時之須。以歲時之常用。責諸司。而不責以不測之費。總所之有應允者。悉與拋降。使之任乏興之罪。課利之有增羨者。不許申奏。使之備循環之費。其有一切調發之用。則朝廷自任其責。當科降者。即與科降。不必徒為勘當。當支撥者。速與支撥。不使無故滯留。如八月當和糴。則七月先科降。十月當調發。則九月先支撥。久監司郡守之任。以寬其迎送。

嚴刻剝羨餘之禁。以沮其觀望。使有志者可以募士。可以養兵。謹重者可以備水旱。可以修城郭。設有緩急。亦得以仰成而取辦。至於戎司之事。尤當知其事力。寬其利源。上可以懈其心。下可以饗其士。伸縮自如。可以展布。其為氣象。有太平盛觀矣。若夫大農之不繼。則在陛下。有以圖回而斡旋之耳。側聞紹興和戎。則以內帑了歲幣。中間用兵。則以內帑激將佐。聞高宗聖訓。以為內帑所有。專以用兵。宮中則未嘗妄費也。烈祖中興之法。昭若日星。可不舉而行之乎。雖然。又有一說焉。軍政在戎帥。則總領之奉使者為急務。軍政在宣制。則總領之奉使者為贅員。不可不察也。蓋軍政在戎帥。則民事不得而與知。命王人以總領其事。無可疑者。軍政在宣制。則財賦之輕重。當出其手。總領之職。特一子司耳。今欲招一軍而聽命於朝論。移一屯而分券於總所。使朝論疲於應酬。視為常事。總所耻於督辦。迺相萋斐。

宣制之事。臣以為不可為也。誠能使四總所之財聽命於宣制。如張浚之用趙開。就糧摺運。惟意所欲。如胡世將之處吳玠。不膠柱調瑟。不鑿空取辦。或欲減一軍以寬用度。或欲增一軍以臨邊塞。効用之有奇傑者。可陞為背嵬。民兵之有精悍者。可選為効用。審緩急之宜。量出入之數。使為宣制者得以專之。而他司不得以撓之。非有大變。華不必俟命而後行。非有大調發。不得乞錢而後舉。則州縣制總皆得以自用其財。而大農之財亦可得而稽考矣。其或食閫外之祿。不肯專閫外之政。有功則歸利於己。有誤則歸過於朝。微有措畫。則乞錢以示重費。稍有寬餘。則回納以示廉儉。今世之人。皆以為善處已矣。以臣愚觀之。直謂之不任事可也。臣既有微見。不敢有隱於陛下。惟陛下赦其僭。

